



安政
改鑄

文章軌範纂評

一

413
1106
1



113
1106
1-3

門 4 13
號 1106
卷 1

文章

軌範纂評序

大正十一年
花房仙
贈

選古文而加批評者蓋自呂東萊關
鍵始樓迂齋文訣真西山正宗次之
謝疊山軌範又次之嗣後相徇者不
可更僕數而軌範尤盛行于世豈
以其選評精核為操觚家開無窮
法門歟將忠義之節清峻雄勃

之氣有以感動百世之人心歟余所閱
元板韓板明戴許光板本雖有小
回異皆仍文節之舊其中有祇有
圈點而無評註者若前出師表歸
去來辭則并圈點亦無之意若疊
山借武侯之大義淵明之高節而
寓其意歎迄于明代有李九我評

訓本有顧迴瀾集評本而以鄒東廓
續編附焉按明史藝文志清四庫全書
總目言不載載蓋坊間妄托李願之
名也然學者之家習戶誦耳濡目熟
已久鮮能知其陋焉浪華安藤翁
有慨於斯乃舉李願評註而抹
撤之更纂本邦先儒暨清諸家

評語以羽翼謝氏發揮古文之精
要於是面目一新陳腐化為神奇
如子年古劍磨礮出研苔鏽悉銷光
彩爛然射斗牛之間使人愈讀愈
快惟恐卷帙之盡此心為後學開一
法門其有功於壘山匪細也往年
郵示徵序余老懶加以世事卒未暇

起稿頃又寄書督促孔棘故撰冗泚
筆以應責云

安政丁巳榴月

昌平學教官

安積信撰



柳田貞亮書



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鉅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

文章軌範序

五

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章軌範序' and '宋謝枋得氏']

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
 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
 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
 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
 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
 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
 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以倖進。是偽飾羔
 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
 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
 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

夫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
 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
 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
 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白洒掃應對。可以
 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
 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
 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
 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
 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正德元年丙寅仲秋望日 王守仁撰

文章軌範纂評凡例
 一 疊山先生有此編。蓋以為舉業之資。乃宜若無
 所資於我邦學人。然要皆文宗傑作。其裨益何
 唯舉業。故此問翻刻增註。行于世。但其多經年
 所。有湯漉難讀者。故今改梓以藏家塾。
 一 評騭除疊山外。皆係清人。但其標上閣者。雜以
 邦人。坊本所載。宋明人及徂徠春臺評。今皆刪
 去。非論其佳否也。避陳就新耳。
 一 評語歎本文間者。其無姓氏。皆係疊山評。其傍
 註則為儲同人。其他在文間者。表姓氏。在上閣

文章軌範纂評凡例
 一 疊山先生有此編。蓋以為舉業之資。乃宜若無
 所資於我邦學人。然要皆文宗傑作。其裨益何
 唯舉業。故此問翻刻增註。行于世。但其多經年
 所。有湯漉難讀者。故今改梓以藏家塾。
 一 評騭除疊山外。皆係清人。但其標上閣者。雜以
 邦人。坊本所載。宋明人及徂徠春臺評。今皆刪
 去。非論其佳否也。避陳就新耳。
 一 評語歎本文間者。其無姓氏。皆係疊山評。其傍
 註則為儲同人。其他在文間者。表姓氏。在上閣

者。署字號為例。如汪武曹浦二田。或歎文間。或置上閣。亦皆準之。

一歎評異其人者。以大圈別之。人同而意異者。以小圈界之。而其總評。則上下俱揭評字。其他則皆署云字。

一圈點批。一從官板。中間有斷章省句者。今皆補之。亦不敢補其圈點批。

嘉永六年癸丑仲春月

浪華秋里居士安藤秉識

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侯字集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韓昌黎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昌黎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昌黎

上張僕射書

韓昌黎

與陳給事書

韓昌黎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昌黎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昌黎

答陳商書

韓昌黎

送石處士序

韓昌黎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昌黎

送楊少尹序

韓昌黎

送高閑上人序

韓昌黎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昌黎

原毀

韓昌黎

第二卷

王字集

放膽文

韓昌黎

爭臣論

諱辯

韓昌黎

桐葉封弟辯

柳河東

與韓愈論史書

柳河東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河東

朋黨論

歐陽廬陵

縱囚論

歐陽廬陵

春秋論

歐陽廬陵

第三卷

將字集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晁錯論

蘇東坡

留侯論

蘇東坡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相字集

小心文

原道

韓昌黎

與孟簡尚書書

韓昌黎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上范司諫書

歐陽廬陵

第五卷

有字集

小心文

師說

韓昌黎

獲麟解

韓昌黎

雜說上

韓昌黎

雜說下

韓昌黎

送薛存義序

柳河東

送董邵南序

韓昌黎

送王含秀才序

韓昌黎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送許郢州序

韓昌黎

贈崔復州序

韓昌黎

讀李翱文

歐陽廬陵

讀孟嘗君傳

王半山

第六卷

種字集

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序

韓昌黎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書箕子廟碑陰

柳河東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親征詔冊

辛稼軒

袁州學記

李太白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乎字集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昌黎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文章軌範卷之一

侯字集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放膽文

此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象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名頤字允元

韓昌黎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千公○金聖嘆云言下之人必如此一

冒強矯變之法
唐介軒云此謂士之貧賤者

又云此謂士之顯貴者

又云洗發

吳楚材云後先有待

又云上下難逢

楚材云上下之間是必有故

又云下不肯援又云上下不肯推

扇○林西仲云彰其身○浦二田云士之能垂休光首層是提筆以為之前陪起為之後

照後世者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焉隱然自許○金云言上之人莫為之前雖美

而不彰金云翻前扇○浦云申一莫為之後雖盛而

不傳金云翻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金云筆筆曲

林云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金云曲折豈

人無可援林云于之○浦云轉一層挑筆下之人無

可推歟金云曲折○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

金云曲折○林云上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

其上浦云推一層實筆以負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下之人上之人相美以

其下金云曲折故高材多戚戚之窮林云不能享盛位無

赫赫之光金云曲折○林云不是一二人者之所為皆

過也金云一句斷定下更作一曲折其論未嘗十之

不可謂上無其人林云非無可援○浦云逼一層緊

住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金云自起至此只是

曲折林云非無可推○已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金云妙將上文半篇文字只作問側聞

閣下金云方入閣下是第一段○浦抱不世出之本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

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林云婉曲有味○金云先揚○

楚材云上有其人介軒云婉曲有味

卷之二

韓文

與于襄陽

抑未聞後進之士。浦云後進之士自印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

門下者。金云後抑○林云未聞有為之後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

林云或無可推○浦云責在上之求之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林云或未嘗求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

金云問得委蛇疑得風刺只是從史記項羽贊脫出○林云已上單說襄陽應得後進之士愈雖

不才。金云方入自己是第二段其自處不敢後於恒

人。金云後揚○林云會以其人自命閣下將來之而未得歟。文婉曲

浦云仍責在彼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

者郭隗謂王曰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浦云露意愈今者惟朝

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

也。金云應求之未得好○林云欲得之甚無難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專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

文婉曲有味○金云應吾志未暇好○林云是負其位而不肯顧其下矣士復何望哉世之

觀者既不足以語之。金云實○林云此輩原不顧後

敢以聞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金云則信乎命

之窮也。金云此一行收得甚悲壯寂與通篇稱○林

者矣○浦云已上自言當遇知獲禮於謹獻舊所為文一

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結得健○

人品可愈恐懼再拜。

謝疊山評。韓公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下之高處立要

是泛論下半幅方

自道造首尾回顧
聯絡精神
介軒云婉曲有味

楚材云一結悲壯
慷慨淋漓盡致
介軒云有餘音

楚材評前半幅只
是泛論下半幅方

又云後半截議論
皆是設為疑詞以

以上前連上之之實
以下後連下之之實

楚材云橫揮一句
有情更有力

今謂愈今之者原在三

八正文前半凡作六轉筆如弄丸無一字一意板實後半又作九轉極其悽愴堪為動色通篇措詞立意不尤不卑文情絕妙汪武曹評篇中極言王公大人必得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又其傳蘊子謂其為怪詭之詞欲以勢劫之是也後之人不察其辭旨而猥云何乞哀如此亦已謬矣其行文却嫌其平

肯諂其上、不害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儲同人評

以垂休光照後世、歎動于公、而負其能云云、亦復善自解釋、究之公緣此書、微為後儒所識、而于襄陽之名、則與公俱不朽矣、朝有大賢、俾以朝夕、芻米僕賃為急、而乞憐於人、宰相之罪也。

金聖嘆評

前半幅、只閒閒說、成一段議論、或整或散、或對不對、任筆自為、起盡、至側、閣下、後方是兩段、正文、一段、先揚後抑、一段、先抑後揚、因前幅既有議論、於是輕輕着筆、便也休。

林西仲評

是書以先達後進、相資為用、二意平提、占却許多地步、回側入、襄陽負天下之望、必

此文而冒理極然倚未明云云動多時矣相即是翻案法也昌黎中一稿所詞及題格也

介軒云、分明兩大段文字、而其中濼洄跌宕、一片神行、絕無板重之迹、與前篇又一種文法、楚材云、述周公急

浦二田評

先雙行、後單注、其雙行也、層層以下、位、如、今、八、股、式、歸、重、在、對、股、早、已、平、中、寓、側、矣、故、入、後、專、以、上、之、求、下、立、說、占、地、高、而、制、局、化、或、者、以、後、幅、扯、平、分、應、則、當、曰、愈、既、諂、而、干、矣、豈、復、成、語、耶、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昌黎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韓文

於見賢是一篇主意
又云將當時辟空
振起為下設使其
時一設作勢為後
豈盡一設伏案

哺方一沐三握其髮金云述周公為相下轉筆○當

是時天下之賢材皆已舉用九字姦邪讒佞欺負之

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四海皆已無虞六字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

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

具皆已脩理十七字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動植之物風

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

少句有短長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

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金

楚材云一段就周
公振起

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再轉筆

亦似不必有吐握之急○林云以周公之功而論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

賢於周公者哉復有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

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連下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句讀者但

有哉○下再轉筆○林云就來見然而周公求之如

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

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金云下再轉筆

猶急○打○着○時○相○文○心○握○進○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又云一段就賢士
振勢○前下九皆
已字此下三豈復
字專為下文打照
介軒云轉得有九

楚材云此一轉最
有力以上論周公
之待士及覆委曲
武曹云得此一翻
更醒

楚材云又推周公之心反寫一筆妙在虛字轉旋將無作有生烟波

介軒云正寫一筆

楚材云方入正文竟作兩對運局甚妙

介軒云亦就當時派勢一段

又云又化作十一個豈盡板中放活思力巧妙

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在虛字轉旋

○金云下再轉筆○林云推其心惟其如是故于今

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德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

功便了必無心力添不衰二字句法便今閣下為輔

相亦近耳金云述閣下為收下轉筆○林云無

之賢才豈盡舉用金云一豈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盡除去金云二豈盡四海豈盡無虞金云三豈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金云四豈盡天災

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金云五豈盡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金云六豈盡風

俗豈盡敦厚金云七豈盡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

被者豈盡得宜金云八豈盡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

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

相對有權度有筆力○林云時亦未能及周公其所求進見之

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婉曲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九個豈盡字

添兩個豈盡字句法亦巧○金云十豈盡十一豈盡

二十七字句十字句上九豈盡皆與前句字整對獨

出即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林云士未必不如求

見周公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金云此又

楚材云就當時振勢一段

又云就賢士振勢一段

以留名臣與法政

又云至此方盡言攻擊

介軒云以下明上書之故

楚材云挽周公一

又云以前是論相之道以後是論士之情

武曹云前引周公是正面翻此說古人重于自進却是反面翻檢是翻案法也作文辭得此法運用故事便能化舊為新

介軒云占地步

楚材云此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

又云上用四矣字其勢急此用二焉

字其勢緩如攤布陳執事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

幹旋也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與上不知逃遁相應

又云寧獨一轉生於大賢之門打照周公又評通篇將周公

轉筆○說閣下畢下始入自復上書意○林云已上言後世宰相之待士雖不必如周公之急豈可竟置

不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

及門而闢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

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金云另作餘文自解復上書之無可奈何○林云已

上自叙三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

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於

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

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得

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金云去父母之

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

也此一段尤占地步○自命不小小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金云

又安得不復上○林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

好筆力書啞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林云言所以

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

安頗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而健○金云又另一句

○林云言所以亦惟少垂察焉林云再瀆冒威尊惶

懼無已愈再拜

儲同人評創調也讀之勃勃有生氣

韓文

與時相兩兩作對
顯只用一二虛字
辭而不犯嫌忌未
迹再三上書之故
曲曲回護自己氣
傑神王骨勁格高
足稱絕

通篇皆敘事書
體之三體

介軒云：伏私喜，不
復有如古人等句。

金聖嘆評

意所欲言，而不便得言者，忽然托筆周公，便乃無所不言，故通篇雖有兩大幅，而只是周公一大幅也。後寫復上宰相，之萬萬不獲已，又是古今絕妙。

林西仲評

此又因兩次上書，不能遂其一盼，單就宰相當急於求上，立言又謂士不得志，別無所往，山林獨善，非行道者之所能安，欲其加察而薦已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名遜

韓昌黎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遂不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此金云一層先說李公心事，榮榮超世俗輩。○林云：叙初閣中丞之賢，○罵盡天下居大位者。近者閣下從

又云：足上起下，
又云：忽喜忽悲，情
景如生。

武曹云：即入心能
別是非，便見得
已之有所能。

介軒云：無限層折。

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金云：二層，此一層忽借故人李丞之賢，○罵盡天下居大位者。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林云：不能自立功名。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金云：三層，此直作波瀾。○林云：以不能自致其身於中丞之門為怨。○自負不小。既數日，復自奮曰：

轉一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

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巧。林云即將上文俗輩與古人字面

轉入中丞。浙水東七州。轉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

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

盲也。此一轉又巧。林云又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八中丞取人處。匪夷所思。

三轉。○林云又罵。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

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

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

耶。金云四層。此一層又借目盲與天下人比對。作波瀾。林云以已貧不能自致。欲中丞出資斧招致之於門也。自負不小。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是二層。其首不廢

是三層

又云就詩申樂引

出樂工之妙

介軒云東進一步

又詼諧又奇確

武曹云又將目盲

組合善于古詩

介軒云結處悠揚

不盡

健句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

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

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

手。金云五層。此一層自叙能詩。已上皆叙李公。此始自叙也。林云若得致中丞之門之後。肆談天下

事之外。又別有以。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

自見。○自負到底。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

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

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

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妙法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結得妙。金云六層。此一層感謝。林疾為望。此寓書本旨。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介軒評以目旨立

意忽喜忽悲忽泣

忽奮文瀾恣肆不

可捉摸真屬神品

武曹評就目旨發

論下半篇自奮中

有三層意主意全

在此然起處說李

公處即見李公之

異於俗輩而能行

古入之道自悲中

即伏已之心能別

是非是有所能人

針線極細故下半

篇不費詞自明

又云晨入夜歸起

案

武曹云第一層不

敢言

二田云撇得硬非

本領人不敢正見

所能者遠

介軒云直道事人

儲同人評 借旨處點綴巧幻眩人

金聖嘆評 逐層曲折盡意又最輕舉

林西仲評 先叙中丞之賢次說自己之能作數折而

於目竝講不但抹煞天下人自高位置見

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即是俗士相士

以貌相馬以皮者即是俗眼欲其不以旨

而棄耳至善於古詩一段言旨者有旨之

用無事之時亦可効聲音之妙不至虛糜

瞻養末以報恩語作結極其淋漓懇至讀

之覺哀音動人

上張僕射書 名建封字本立

韓昌黎

九月一日愈再拜 金云通名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 金云吏示故事十餘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

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 金云其中此一事不

初受命不敢言 金云不敢言先作小曲 ○ 古人有言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 用事變

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

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

安得而不言 金云不得言下去皆暢言之 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

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 金云

反覆却又甚徑直 ○ 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

云所辟初意原不在此

武曹云上下雖對說然重在上之使

下一邊

又云量力三句不失其性○對上非愈所能

二田云此節蒙上實疏其所以然

武曹云切晨入夜歸

二田云數語有斤兩即自立實際具此古名臣幹局方致自峻其不可之

武曹云上報德自立對說此從自立說到報德

介軒云句收轉緊

武曹云第三層可

以此言進○上下對說

二田云酌處其中還正面

又云此後都從空際揮酒要只善用運實于虛之法庸手只辨自作感頌耳

履軒云執事之好士以下五執事並宜言張公不然與下文所謂韓愈不相抗

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

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

下矣。金云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林云承上能不能句泛論上下相安之法孟子有云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

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

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

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

翰旋得婉曲可法○金云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林云又承上文抑而行之句泛論奉命不奉命人品在

知所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金云且作結束下去再說○林

云以張公賢而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

已又受知故。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

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

退。林云不申而入。終酉而退。林云不率以為常。亦不

廢事。金云申已意○林云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

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林云寬假執事之待

士以禮如此。九字句○林云加待。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

有容如此。十五字句○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

十字句○林使定為名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

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金云五執事又將

如此筆酣墨恣目中無人○林云蒙幸已舊

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林云。上有以承事韓愈

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林云。下有以自立韓愈之

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

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

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

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五。如與上

反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

句頓挫波瀾絕妙。○金云。執事云云而已耳。○韓

愈云云而已耳。筆酣墨恣。○林云。與上三如此句相

而略之也。此用助語尤奇。然難以爲盡善者。

介軒云。圓轉如珠走盤。又云。語極斬截。二田云。不意如此。竟佳矯矯絕倫。

介軒評公脫亂至徐州僕射憐而辟之。而初受牒即借出入細事。上書自占地步儘高。其不肯依違若狗之意。奕奕行間。安得不以國士待之。

浦二田評。際豎風骨。後妙在空際。結神影。

林西仲評。晨八夜歸。本非待士之禮。上半段以非已

金聖嘆評。前幅條暢。後幅酣恣。

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詞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

愈恐懼再拜。

句。炳應一氣卷舒。覺半骨稜稜。不可狎視。昌黎書有光鋏者。當推此第一。

不可二字通身主張。前妙在實

韓文

雙扇說去而又各于其中再舉說

二田云前以敘事作提案

楚材云倒句法

二田云不得繼見提際端其時未招

忌口也

又云在彼之積勢漸變眼在伺候日

進

介軒云就陳給事叙不相見之故

二田云在我之積形又漸睽眼在同

進者忌

介軒云就自已叙不相見之故

武曹云以人與已

與陳給事書 名京字慶復

韓昌黎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存年矣。林云原是始者亦

嘗辱一言之譽。金云先叙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

走。不得朝夕繼見。法起○金云叙不相見只平平

尊。再見頗易。必不至於相棄。其後閣下位益尊。則賤者曰

是一篇。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曰

隔。○林云分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林云無實行夫道不加

脩。則賢者不與。林云既不得于君子○以賢文日益

有名。則同進者忌。金云一扇愈○林始之以日。隔之

疎。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

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金云總上兩大扇中四小

者。○林云合而論之勢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

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林云比初相見屬乎其言。

若閱其窮也。林云屬不斷也有退而喜也。以告于人。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

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林云邈貌容不温矣情乎其言。若

不接其情也。林云情靜也言不屬矣退而懼也。不敢

楚材云、鹿起二扇

一扇再叙相見

二田云至此頓收

中傷可知

雙扇說去而又各于其中再舉說

楚材云、鹿起二扇一扇再叙相見二田云至此頓收中傷可知

韓文

三

楚材云一扇再叙不相見

二田云轉句姑以勉強語代釋之

介軒云一段就不相見中翻出要相見來極奇極變

三田云歸到以書百解

又云解謝句點明

復進金云一扇退而懼重下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

林云以不不敢復進為悔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林云

輕已而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金云忽將後扇翻

真是奇絕○林云示其當再進而後言之意○代為回護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金云只此四語持莊甚上俱

不得繼見之故○不繼見有何罪又何待疏附會得可笑并厭近所為復志賦已

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

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踈更寫

林云因不能待草率此○賦閣下取其意而略其

禮可也林云此禮可略則前此愈恐懼再拜

儲同人評層次法度昌黎本色其中合數

金聖嘆評此等文字何曾是有意必作如此章法只

林西仲評風帶火不自覺筆筆入妙也

篇首提出始字轉出其後兩字而位益尊三字

做個前後眼目則親疎厚薄判若兩人肺

肝如見矣公已挈家累抵京又圖仕進不

能引去必不敢想絕招尤因想出一個不

賦序為獻其實文章不堪喫着不繼見正

其歡幸以熱眼對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極

無可奈何只得如此支離附會也人止賞

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握筆時淚落如雨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昌黎

韓文

十四

楚材評通篇以見字作主上半篇從

見說到不見下半

篇從不見說到要

見一路頓挫跌宕

皮層層委態橫

生筆筆入妙也

二田評希闊見疏

之由多因忌者曰

進前段抉透其回

後段證明其狀是

形影互藏之格此

書上所謂疏其

所以自解而謝也

儉于平疏兩番見

不見直下顧文理

之通不通矣公有釋言一篇與此同旨

待用世語便真
言亦呼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金云。述前起。林云。愈聞之。
 踏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法。字。不惟其父兄弟之慈
 愛。然後呼而望之也。法。字。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
 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
 之也。金云。又曲折。又條達。最要熟。彼介于其側者。聞
 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從而
 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

介軒云。一轉文極
宕逸
楚材云。設喻一段
却作兩層寫

介軒云。一段虛景
跌宕極有神力

奔盡氣。法。句。濡手足。法。句。焦毛髮。法。句。救之而不辭也。金云。

又云。只一句截然
收住

折又條達。看他複寫上文。不換
 一字。○林云。寫得其勢誠急。若是何哉。其勢誠

又云。入正文一段
又寫作兩層

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金云。總勢急。是總前
 上設喻。上書之。愈之彊學立行。法。字。有年矣。○林云。已

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字。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其既危且亟矣。

聞而見之矣。金云。四矣。字。九字。句。其將往而全之歟。
 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

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法。章。閣下

又云。得孟子有復
于王者日一段筆
意
又云。可救而不救

之非仁人只就譬喻寫出妙甚凡難于正說者須知此法

介軒云另起一波楚材云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闕其時不可之說

武曹云往例如此楚材云布衣蒙抽擢自是公自開後門介軒云一段即今比擬武曹云他官如此

且以為仁人乎哉法章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金云兩將數字一乎哉字趕出此句凡一行半作一氣讀最條達又曲折○林云已上言窮餓之苦理宜見救語語應上文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金云去路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金云另出反覆誠其材能不足以當吾賢相之舉耳金云折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爾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為人所為人之所設也○金云又條達又曲折讀之快意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金云一段哉字押○林云已上言宰相既聞知不可委之時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法字况在宰相吾君

楚材云一段援古自况

武曹云跟上其情可悲

楚材評前幅設喻中幅入正文後幅再起一議總以勢字時字作上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介軒評以喻意抒寫正文推陳出新左國之化境也公

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金云一段乎字押○林云已上言宰相尊於節度所舉不患其不行占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于管庫今

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金云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林云已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庫舉之又不患其失當情隘辭蹙法句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愈再拜

儲同人評第二書只設一喻第三書只引一客往復自道淋漓滿志

金聖嘆評氣最條達筆最曲折他人條達者最難曲折曲折者不復條達矣

林西仲評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踏水人為喻寫得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未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於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為異樣聳動異樣勸勉以堅其意筆致跌宕繚繞真千古無匹矣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昌黎

曲盡其妙出沒變化如神龍戲海可望而不可即

楚材云總領一句下一連六轉

介軒云蓋句句法楚材云得水一轉

武曹云得此二句方曲折且對下

舉手一投足

介軒云無筆不轉

楚材云不及水二轉

介軒云薦引亦不難

楚材云頓宕

介軒云就便挽入

賴山陽云一跌便成文字是突轉中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蛟螭

之蓋非常鱗。凡介之品。曩匹儔也。林云異其得水變

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林云絕大經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問隔

也。譬喻應宏詞科。○林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獷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林云獷小獺也。亦水際

有八九分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也。林云遇人提掖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

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

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林云以有才當得是以有力者

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林云

又不能摸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

號焉。林云仰首與俛首帖耳相反。鳴號者不過使庸

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

轉之清波乎。林云又不其哀之命也。林云

號之者亦命也。林云行止非人所為。亦出于命。○以

法全自莊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

子脫化來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法最妙

頓轉處

楚材云氣骨矯矯

明明托物自喻

不肯乞憐三轉

又云有力者不知

四轉

又云仰首鳴號五

轉句句抱前句句

刺心

山陽云前譬喻處

妙不贅贊尤妙在

末段複三命字非

此不可收拾全篇

蓋學左氏岬戰鄭

伯乞降楚王處

楚材云作三疊總

結六轉

介軒云突起奇峯

無數層折却以一

語收轉筆端飄忽有尺幅千尋之勢楚材評此貞元九年宏詞試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却作無數曲折無數巖巖奇極妙極山陽評此所謂氣盛而言短長宜無高山大陵云云一長句得此前後益見精神錯落

亦憐察之林云應上哀字結

儲同人評曲折自公而後眉山老蘓最熟此法門矣

林西仲評一篇譬喻到底末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爲布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

分明術王求售與鑽營囑託相去幾何不謂不自占地長若不借喻恐涉誇詡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應舉之徒管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熟視無覩罵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

答陳商書

字述

韓昌黎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林云叙來書文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論以

所守幸甚林云謝其所規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

空中樓閣

武曹云吾瑟鼓之二句上句言工于瑟之効下句言鼓瑟之工二句抵他人多少語

補吾子之所須也林云言答書齊王好等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此日吾瑟鼓

之能使鬼神上下林云言有其效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譬喻學孟子林云言有所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林云言所操者是所

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林云今

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

世人不好林云人不能通曉如何好得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

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林云語雖高求不得則怒且怨

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有味○林云必不知自反○怒怨二字應上叱字

皆川洪園云君子字恐當吾子訛

文選

韓文

倒句法

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吐情實。惟吾子諒察。愈白。

林西仲評 篇中以操瑟齊門為喻。立意最深。如言能使鬼神上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聞見。如言合軒轅氏之律呂也。乃軒轅氏世荒遠。其律呂何處比方。猶俗所謂沒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異樣好笑。

送石洪處士序 字瀆

韓昌黎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林云。上半篇全。從此一句發出。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金云。因此一問。下遂一路盡。曰。先生居嵩邱。溼穀之間。金云。句法。一居。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

從事之賢者。林云。上半篇全。從此一句發出。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金云。因此一問。下遂一路盡。曰。先生居嵩邱。溼穀之間。金云。句法。一居。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

生何如。金云。因此一問。下遂一路盡。曰。先生居嵩邱。溼穀之間。金云。句法。一居。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

溼穀之間。金云。句法。一居。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

嘗以事免。金云。句法。四。與人。勸之。仕。則不應。矣。林云。無求於人。已上述。其

行。坐一室。左右圖書。林云。所學在此。與之語道理。三字。辯古

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五字。句

九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金云。八字句。○林云。多而不竭。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一

長。以三句。合為一句。○金云。十九字句。○林云。若燭照數計。

而龜卜也。挫。有起伏。更有波瀾。○金云。九字句。句法

五。語默。○林云。喻論人高下。事後大夫曰。先生有以

當成敗。當而不差。○已上述。其材。大夫曰。先生有以

不同。

楚材云。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

文華秘苑纂評

卷之二

韓文

十一

假題法

山陽云。通篇借人口敘出。二田云。提烏公求士得體。楚材云。因此一問。下便借從事之薦詞。以代已之頌美。所謂避一行履文。

之生路也。二田云。借答詞叙其生平。又云。先一閃開。武曹云。勸之一句。伏下大夫曰二句。楚材云。一路短句錯落。二田云。忽一躍出。如此。豈頹然自廢者。後半神理都動。即仁勇之本領也。與上平關看。便失之。

楚材云。曰此再問。下又借從事之言。

安頓石處士。

二田云。就答詞撥。

轉以主賢冠近地。

衡別起仁且勇。乃

知得力在語道理。

一段也。

山陽云。是自儀禮。

得來處人唯謂學。

左氏非也。

楚材云。此段句句。

為石生占地步。

二田云。義請頂大。

夫委重。頂方今本。

地。

楚材云。寫大夫求。

十鄭重。

二田云。寫出仁且

勇。

楚材云。此與勸之

仕不應相反。然其

出處之意已見於

從事之言。所以不

告不謀。較有意味。

齋藤變江云。下半

篇全從此二句發

出。

二田云。借祖餞執

爵之言。兩面鋪寫。

介軒云。雙領鳥公

石生一層。

二田云。決去就借

勸仁勇。帶實場主

以祝為規。可笑村

夫子。套用不休。竟

成俗境。戒之。

楚材云。照上勸之

三不應。

二田云。專領石生

文苑

卷之一

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金云。再問。○林云。以

為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林云。武

不耕收財粟。殫亾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林云。糧運

法征謀宜有所出。金云。借從事只備寫大

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

必能任事。在平日明世務。上為斷。於是撰書詞具馬幣。

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耕撰大夫

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

內。金云。畫。○林云。應請甚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

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敘事。句句有晨則畢至。

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之類。○金

酒三行且起。金云。又畫。又叙。隨手變出。○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

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

字。句法便奇。○金云。第一祝。並贊二人。○林云。此作

別之詞。贊先生。以大夫陪起。正所以重先生。非並贊

也。此只執爵而言。以起。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金云。第二祝。獨壽處士

林云。平日勸之仕。不

韓文

文苑

卷之一

韓文

三層、
淇園云使字蒙下
四十七字、
山陽云韓公意在
二段故結語云相
與有成意非結語
也、
介軒云先以規大
夫觀三層、
二田云先生單繳
楚材云四祝詞一
段緊一段、
介軒云以自任
四層、
楚材云須有此一
答祝四祝便有收
拾、
又云、篇之意歸

應而大夫一請即行似前後為兩截人故根上決去
就句、等定義字、以壽先生、明其非苟就也、○舉已往
事、為
初祝、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
而飢其師、林云全在財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

無味於諂言、
保天子之寵命、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
夜以求從祝規、
於是東都之上、咸知人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

無味於諂言、五字惟先生是聽、林云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法、○金云、第三祝規大夫、○林云、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第四祝、○金云、
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金云、又加陪
於是東都之上、咸知人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

拜第三
祝之辭

拜第三
祝之辭

有成就也、
後效、
之序云、
謝疊山評

有成就也、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金云、忽作一
後效、○拉拉雜雜說來、非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
之序云、林云、結
謝疊山評、與之語道理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公作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楚材評、純以議論
行序、事序之變也
看前面大夫從事
四轉反覆、又看後
面四轉祝詞、有無
限曲折、變態愈轉
愈佳、
二田評、初看此文、
自所述居洛品概
至先生其肯來邪
一大片絕不作仕
宦想、其後書幣一
到、便爾匆遽出門、
幾成兩撇、話兩樣

人心其疑之及細... 起以語道理三行... 打通仁勇氣脈伏... 乃歎讀書不疑者... 不解者也亦實... 主兩頷... 山陽評此篇以叙... 事為議論與鄭尚... 書同一機軸而彼... 篇渾淪此則破碎... 耳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楚材云...

三田云連次聘送... 賢才同地去住相... 違意思并會賀怨... 俱會妙以設喻空... 舉... 變江云吾字與篇... 末兩吾字應... 介軒云接句洒然... 山陽云士大夫之... 冀北也一句全篇... 過渡處警策在此... 楚材云東都一語... 即從喻處渡下... 三田云提起節鎮... 帶石叙温方是送... 温文字此段以點... 事為立案賀之數... 楚材云為羅為媒... 字法新奇

也若升高視下... 亦新奇不蹈襲... 文公送石洪... 處士序文... 耳此法自韓而... 尤變動不測... 則言之短長與... 一篇純用傳體... 為序序之變也

儲同人評... 不是以議論行... 耳此法自韓而... 尤變動不測... 則言之短長與... 一篇純用傳體... 為序序之變也

金聖嘆評... 一篇純用傳體... 為序序之變也... 要說處士賢又... 得又要說異日... 濫套看他特地... 之人層層說來... 乃知推陳出新... 局此文家秘密... 韓昌黎

林西仲評... 要說處士賢又... 得又要說異日... 濫套看他特地... 之人層層說來... 乃知推陳出新... 局此文家秘密... 韓昌黎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 夫冀北馬多於... 空其羣耶... 良馬也伯樂知... 良雖謂無馬不... 送石亦連及... 以謂之空羣... 妙文... 才士... 石生... 公以鈇鉞鎮河... 羅羅而致之幕... 以石生為媒以... 韓昌黎

伯樂一過冀北... 夫冀北馬多於... 空其羣耶... 良馬也伯樂知... 良雖謂無馬不... 送石亦連及... 以謂之空羣... 妙文... 才士... 石生... 公以鈇鉞鎮河... 羅羅而致之幕... 以石生為媒以... 韓昌黎

伯樂一過冀北... 夫冀北馬多於... 空其羣耶... 良馬也伯樂知... 良雖謂無馬不... 送石亦連及... 以謂之空羣... 妙文... 才士... 石生... 公以鈇鉞鎮河... 羅羅而致之幕... 以石生為媒以... 韓昌黎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

一人焉拔其尤林云應上遇其自居守河南尹以及

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

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金云生姿各句各樣句法士

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金云生姿句法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林云無人作先達

師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

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豈不可也金云妙文文固已畢却必下一段始夫

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金

相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陪將為天子得文武士

於幕下正求內外無治不可得林云其文始足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林云東都今

公為河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

情金云本以致頌反更生怨絕妙文生既至拜公於軍

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林云既作慰意收上

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金云結

留守相公林云南尹首為四韻

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林云見得所言亦出

文章範疇集

卷之二

韓文

三三

三田云朝暮取以

下就前段由繹怨

之數多

介軒云以下發開

空羣意文法四變

武曹云發東都處

士無入用旁見側

出法

楚材云美處士在

去後感慨中見之

介軒云空字各樣

句法

山陽云一喻之意

至此結了此下自

盡取處起意牽連

到底自不脫前意

妙

介軒云推開一步

才正大而地位高

二田云略入正論

是賀一邊

楚材云此段推開

一步以歸美烏公

文氣始足

山陽云正喻來寫

戰國策為祖雖昌

黎不能盡其妙三

蘓亦特學其縱橫
處不學其譬喻也
二田云略着已身
是怨一邊
又云總束簡括醒
出賀怨二字見作
意
介軒云到底不放
空字

私言應上居
守河南尹包

謝疊山評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
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儲同人評 最擔斤兩此處得手已後更不費力
不數月連按兩生發端一句最羞意

金聖嘆評 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撰出無數
人嗟怨後又憑空結以自已嗟怨俱是憑

空文

林西仲評 鳥公所舉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
代請不得不并叙石生既叙石生又不得不

其所以廣攬歸美烏公忽作幸語忽作怨語
其所謂時事之要與夫節度處士之賢一
槩閣起不道一字的是後次再舉之文他
篇移用不得人以爲奇肆其實乃一定之
法也但叙得淋漓跌宕使人見其
奇肆耳讀者當玩其煉局之妙

送楊少尹序 名巨源 字景山

韓昌黎

山陽云水邊楊柳
綠烟絲一首足見

此亦雙關法
上兩字係
字上兩字係
法亦雙關法
字上兩字係
法亦雙關法
字上兩字係
法亦雙關法

楊人物温藉去留
從容而昌黎此序
蓋稱其爲人

二田云引二疏都
在四旁著色蓋貌
則以疏陪楊而神
則借四旁諷有也

昔疏廣愛二子以年老

伏後

朝辭位而去

林云其

于時

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

林云佳

道路觀

者多歎息泣下其言其賢

見前漢書疏廣傳
林云佳事二

漢史既

傳其事

林云佳

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

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金云叙二疏事畢

○林云佳
事四○已上叙二疏事引起

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

金云五字補寫
楊君在官時事

必不可少○林 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

鄉 金云叙楊君事亦畢已下發論○林云叙辭位○
人止知此二句應二疏年老辭位句不知白丞相

三字伏下承相愛惜一段歸其鄉三句伏 世常說古
下不去其鄉一段乃全篇提綱挈領處也

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金云隨手先
作一總○林

淇園云以疏與楊
相比遂言及其祖
道之事而云已遇
病不能出故不知
其供張之盛如何
然而楊去時若如
二疏之盛韓豈有
不聞之理乎以此
言之韓文意過率
少實浮誕輕妄與

古文不同也耳、山陽云、遇病不能

出五字、一篇好文、章實自此生來、

楚材云、一篇情景、全在托病上寫出、

二田云、加落莫句、醒眼、

山陽云、不落莫否、畫與不畫不論也、

如水風相遇成淪、成漪、何等風致、

楚材云、此段從二、疏合到楊侯、

二田云、序為贈詩、而作此層是正文、

今却借上意翻轉、則正文亦諷詞矣、

就一二知慕者以、醒其餘也、

楚材云、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

介軒云、合東二句、應不相及、都是虛、

景、

二田云、所諷在此、楚材云、反襯楊侯、

伊藤東涯云、歌鹿、鳴、唐貢士故事、

二田云、寫得津津、可慕、

楚材云、點出歸鄉、風趣、

二田云、主眼在此、又云、贊不容於口、

所以悟持祿者至、矣、

云、將、辭、位、意、輕、輕、收、一、筆、以、生、下、文、

不知、出、生、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匹、金、云、三、幾、字、○、林、云、應、上、添、出、馬、字、變、

知其、為、賢、與、否、林、云、應、上、把、言、字、改、知、字、變、

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金、云、三、否、字、○、

國、史、亦、書、但、不、張、大、作、傳、雖、書、亦、落、莫、也、應、上、有、斟、酌、句、法、尤、變、

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金、云、變、○、林、云、畫、其、跡、本、後、

之、不、論、應、上、有、然、吾、聞、楊、侯、之、去、承、朴、有、愛、而、惜、之、

推、卸、句、法、更、變、者、自、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金、云、疏、事、外、添、出、

朝、如、其、職、銜、仍、給、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

者、亦、屬、而、和、之、金、云、疏、事、外、又、添、出、

二、疏、之、去、有、是、事、否、金、云、前、云、不、知、楊、侯、去、時、此、云、

如、疾、風、之、左、斲、右、斲、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金、云、隨、手、再、作、

再、總、一、筆、○、與、二、疏、相、形、畢、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罷、則、無、所、於、歸、金、云、不、是、罵、人、是、反、襯、下、文、○、楊、侯、

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金、云、今、之、歸、金、云、明、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

所、釣、遊、也、金、云、畫、七、十、老、人、却、畫、鄉、人、莫、不、加、敬、林、

敬、其、物、所、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金、云、又、添、

以、敬、其、人、○、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後、有、所、歸、無、貪、戀、意、以、其、賢、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送、楊、少、尹、一、語、幻、出、盛、樓、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林、云、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古、之、所、謂、鄉、先、生、

楚材云古人臨文不諱

介軒云感嘆不了

楚材評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公

欲張大之將來形容又不可確言特

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

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則巨源之美不

可掩而已亦不至失言未拍慨世之

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情景死

然山陽評是在昌黎蓋不經意而成者

終獨步古今千百

年來文士欲艷模倣而總不能彷彿

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金云感歎不盡

○林云賢且在鄉方得祭社○已上就歸其鄉意贊歎作結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殊快人意可發人才思

儲同人評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

幻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于

後學○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

金聖歎評送楊少尹序劈空忽請出二疏又偷筆先寫自己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

林西仲評七十致仕之年也楊侯不得為高增秩而

至於贈行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鄉尤屬本等之常事看來無可着筆處

昌黎偏尋出漢朝絕好的故事來與他辭位增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

相形作了許多曲折未復把中世絕不行的事作反襯語逼出他歸鄉之賢便覺件件出色皆從無可着筆處着筆也坊評只贊其故作波瀾而不知非得此波瀾即不能成一字

送高閑上人序

韓昌黎

苟可以寓其巧智林云寓寄也以巧智使機應於心

浦云高閑善草書憑空拿定機應於心對針淡泊遺世不挫於氣林云有觸則

神完而守固林云志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林云外物

外別有可慕之業膠粘着也不膠則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

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

山陽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沈確士云實中實以下實申

下皆宜於此等文見之

變江云頓這三句以起下文譬喻

介軒云引張旭是客

又云是得于心者

山陽云於草書焉發一寓於書語意

一順一倒故可誦武曹云又作兩層

叙山陽云句樣古雅

變江云柳木花實忽加之字作句調

歌舞戰鬪四字特以物狀虛叙古文句法自在法

慕。林云巧智所寓皆神完守固故。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林云不能其心而逐其跡

慕。統言衆技能。往事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林云以草

無外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

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林云其爲心非泊然無

機應於心也。鞭入正旨。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

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林云其

委靡潰敗不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林云以樂之

可收拾者

介軒云主○何等字應上文○已上言張旭寓巧

山陽云有旭之心哉一句收拾前面

又云爲旭有道起

下半篇

介軒云爲旭有道

又進一步

變江云是其爲心

四句與前段動心

必於草書發觀於

物一寓於書反映

介軒云奇而又奇

山陽云象像也猶

自得無似之手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

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林云點

寓草書迎機擊斷。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林云機

後一決於書。林云不氣而後旭可幾也。林云未書之際俱有

一段工夫不當於跡上求之。已上言學旭草

師淨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林云淨屠位備是其爲心必泊然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林云無機應心○浦

有也總不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林

脫草書。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林云所寓巧智自不

易挫。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林云所寓巧智自不

介軒云一轉便收
妙
確士云轉更不測

山陽評此篇難讀
起句管到有旭之
心哉為旭有道以
下自是一意就有
動於心必於草書
發之意別抽出一
意必欲冒頭貫終
篇意則予看矣
變江評看來中間
叙旭處不洽他技
四字按上雖外物
至不膠於心何暇
外慕句必於艸書
焉發之一寓於書

二句映下其為心
無所起其於世無
所嗜二句實一篇
論眼而不得其心
而逐其跡三句一
篇論斷
山陽云全篇極力
莊重中間寫世人
醜態極醜極是又
映法
又云起句可亞准
西碑南海碑
洪園云乃以見四
方萬國來王之順
又云悉治方內就
法度語知大體
繼江云於唐最親
不待治奉職尤謹
不待就法度最字

學旭草書徒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矣
林云若別有個道理學書便屬不
通
送高深一着筆意縝

諸同人評
高閑以草書名公譏其師浮屠氏頽隨委
靡恐草書亦不能如旭也用意深奧文亦
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

林西仲評
玩篇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
一句其意可見末用幻字作餘波非用寬
筆乃言浮屠所為本領既失即有偶當亦
算不得真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
闢之矣其言利害必明六句謂能勝浮屠
之用心人以為亦非吾道之所許不知此
單就草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
情物理上操陳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為下
文淨屠氏作及觀語非吾道究
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

浦二田評
公以浮屠氏其心却物善用就迹觀心法
謂精心致用者神也涉象遺心者罔也觀
便固在草書而勘入處全在幻賊拏擊也
一結又妙直教他没弄虛花處閑師得此
弄却機
棘蓬矣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名備
韓昌黎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
浦云今天子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
內治一層

親回鵲
奉職尤謹得尊中國
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

林云欲言回鵲統叙萬國欲言往賜先
言來貢極得體浦云本朝聲教一層
元和睿聖文
林云欲言使外先
言治內極得法

送序

韓文

要就從來說尤字則就現在言

介軒云特重其選武曹云提出通經

山陽云着朱衣象笏四字乃有生色如畫家施彩

介軒云應詔出使且張大其行色何等光彩

又云只將俗情發出大哉

武曹云適數百里一督八直是二層

山陽云莊重文字中忽出醜變不可堪之事以觀出知輕重大丈夫妙

介軒云應轉選學有經法意

山陽評此篇熟讀覺通篇閑言語極多韓愈曰云云百餘字是送殷序正文而已然讀之不足覺何也此正文中寫時人極其醜稱殷極其嚴毅數句而有千百言之氣故足以承前面許大幾行

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得體中國又選學有經法伏

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林云詔詞止此○已上叙所以使回鵬之故下

文止把學有經法通知時事二句生發○浦云經法八字疑重本領在此由是殷侯侑自

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

承命以行林云照出殷員外○浦云寫行色領下朝之大夫莫不出餞

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盃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

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林云出於言○已於面持被入直三省

下寧顧婢子語刺刺盧達不能休林云出於言○已上言不知輕重者

今子使萬里外國林云萬里與數百里對看外國與三省對看獨無幾微

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林云應上一段○林云應上通知

誠知人矣林云應上詔丞相以子應詔真

有經法浦云抱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林云反

轉通經有識有法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林云反

儲同人評以通經為骨典謨風雅兼有之何啻學班

庭湊毅然必行亦猶此矣

林西仲評前半叙事善存國體若論殷大夫此行本無可說止借詔書中二語考驗一番蓋知

輕重即通知時事總由於學有經法一申說來烙應完密皆無中生有妙筆

浦二田評人盡賞誦殷大夫一節誠然然唐時回鶻

之詩則所遣信使非真有經術應變瞻畧者安能勇趨絕域如此愚故于前後兩通

經句特地摘出也

原毀

韓昌黎

楚材云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二語是二篇之柱

又云申上文作兩對是雙關起法

介軒云承寫責已重以周

今古君子古君子水如君子之為人

又云對局弘潤

楚材云此二股語意俱本孟子舜何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浦云

便是原字欲原毀之根先稱古君子原出無毀之根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

人樂為善林云能修且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

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

就其如舜者林云自責者○浦云申責已重聞古

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

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人予何人一段來

又云只轉說一說便見波瀾

介軒云應一句

楚材云從上段能字生出善字

確士云二段似時文二股連下

楚材云順勢衍足上意

武曹云就上意再發

楚材云亦轉說一說又作波瀾

又云應一句○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是實

又云亦作雙關起法

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林云以聖人自待所以尊已其於人

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為

藝人矣浦云申待人輕以約是思取其一不責其一

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

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

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

以約乎林云以衆人待今之君子則不然浦云轉落

正原出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

毀之根

介軒云承寫待已廉

又云承寫責人詳

楚材云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亦只就能善二字翻弄成文妙又云文極滔滔莽莽有一瀉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間忽作一小束何等便

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
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也浦云申待已廉急也毀之根一也

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
者已廉乎林云徒以衆人自待而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

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浦云申責人詳也毀之根又

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
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林云必欲以聖人望

未見其尊已也
是怠尤病林云不字疑行極不便宜浦云已上古今平列此忽拖一尾不自尊即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浦

點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舞 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林云揚出所以毀人

者必其人之與也
與同其利者也林云有所私不然則其疎遠不林云

不毀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
應之浦云急已刺過此處直指毀態故單就忌邊証實筆妙凌空

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林云有所私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

利者也
利者也林云與已無干不然則其畏也林云恐以不

介軒云略易一字截然兩意

之重儿色

韓文

三十一

又云聞人之惡而喜冀得中其所毀

又云是故二句收出一篇大意

而人之情皆如此○浦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

來浦云點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

行難矣林云無一人肯稱揚不加訕斥將有作於上

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林云得聽言之法可以用

謝疊山評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它人之

儲同人評長排亦唐人常調謂公叔者非也公特氣

林西仲評篇中揭出怠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

楚材評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句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離憤語矣山陽評原毀俗體關後世八股制藝

法門是書時已有此體耳

浦三田評此文須細辨根苗從根顯苗所謂原也毀

者其苗怠與忌者其根古之君子不怠不忌今之君子則怠且忌而怠又忌之根也故入後特將怠字意預先下破然後單就忌心對勘使毀態活躍而出

文章軌範卷之一

文章軌範卷之二

王字集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放膽文

辨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鏃，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諍臣論

韓昌黎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柱。句。哉。

二字連下，乃疑詞。○浦云：諫議大夫首句嵌眼，學廣有道之士，全篇提綱，所以責之望之，皆從此出。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多字變化來。○林云：好

楚材云：立此句為一篇綱領，下段眼關應。洪園云：不求聞一句，本當置之於晉之鄙之下，而但以欲取晉之鄙三字連接，故用倒插法。

久題坊 翻文堂志

介軒云城為李鄰侯泌所薦

洪園云華字暗與下草野二字及映

介軒云陽子不色喜五字句法

又云視其德一句已含不諫意

洪園云易恒卦云恒其德貞婦人吉

夫子凶今以其婦人吉一語與此所論旨不相干與故

除之而用而字以連綴之

山陽云當面搶白然後徐辨之是左氏法

介軒云此是客○是冒進而志不可則

又云此是主○是曠官而不能無尤

山陽云雙縮處微覺弱矣

楚材云上接口一句用經斷佳此又

再引經反覆

介軒云勢如駿馬下阪

山陽云此段一篇警發處

楚材云在王臣之位

又云高不事之心

○百忙中忽著一聲喻與原道坐井

本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林云好人皆

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

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

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

有道之士不能浦云首條問答是愈應之曰第一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忠得為

有道之士乎哉直貶○林云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

宜也明白比陽子作婦人諸葛武侯在易蠱之上九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林云仕原比不得隱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

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曠官之

刺興應王臣不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

也蹇六二象曰終無尤也○林云及振一段言隱為

仕之事仕守隱之志兩者俱非以一客一主擊動下

意○浦云蠱上蹇二互勘生今陽子在位二字不為

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

四字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而末嘗一言及於

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

戚於其心浦云數句是問其官則曰諫議也二字問其

而觀天同法、又云、又作三疊申前意、

介軒云、折筆快意、山陽云、如是乎哉、其可乎哉、總問難他、不說破、不是、而其指不是甚矣、是論辨攻擊體不可不知者、

楚材云、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俛頸吐舌、不敢伸氣、

武曹云、此處用古有迹、未能融化、蓋公少作如此、若晚年作、必不爾矣、介軒云、調高法老、亦復婉曲、武曹云、不言不去、不為祿、任主意、俱于第一段中說完、下二段、乃所以塞其後路耳、

楚材云、前面意思已說盡了、生意只

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三字

三句、上同、下異、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貶得婉、○林

子處、諫位而不諫、不得為有道之士、且吾聞之。第二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兩句、是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

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林云、陽子既有言責、則當諫、若諫不

聽、則當去、無有久在位、而不諫之理、以不去、位激之、

浦云、論意已足、下乃翻出、駁頭、窮之以不去、使無

可退、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古之人有云、仕不為

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析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

不陳腐、○浦云、再加祿仕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

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

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若陽子之

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林云、陽子若為祿而仕、不為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

居諫職、○以不辭、厚祿激之、此段與上段、又因首段

而推及之、○浦云、本旨披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夫

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林云、設為陽

子出脫、謂其

在再設問處斡旋一節深於一節又云接口一句斷住

介軒云經義暢析

楚材云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

介軒云文氣振蕩變江云庶巖穴之士應布衣蓬蒿進於闕下云云應朝廷直言致吾君於堯舜應天子從謙熙鴻號於無窮應使四方後世知

山陽云兩段皆以且字一轉為結而前段大臣宰相之事云云重提然後且陽子之心云云此段且陽子之不賢然後畏天命閔人窮錯綜變化楚材云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又云接口一句斷住

介軒云此答破守道二字變江云孜孜矻矻句前後解說中間揅證

用心不欲人知其謀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

歸過于君所以不諫

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

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浦云破其隱諫之道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

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

如流之美林云不僭賞指推居諫庶巖穴之士聞而

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

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提綴得醒學史記檀弓文法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

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林云又設為陽子

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林云人之

不火林云窮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

也浦云破其守道怙過之語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林云突

竈額黔

韓文

介軒云。頓跌極駘。黑也。二句。出答賓戲。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豈不知自安佚之為

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

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

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

命而閔人窮也。浦云。警動曲折。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林云。此

賢有。天人之責。雖欲自逸不能。豈可守不求。聞用

之道。以賢不賢。激之。○浦云。以上皆責之之詞。或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

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擊

辭。是說他無遜處。末一段。假或人之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林

上文層層熱駁。冷刺。令無可解。至此自駁。以愈曰。人

為不宜盡言。取怨。○浦云。末以引咎作堯。收。愈曰。來

攻擊者甚急。看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一句。未

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此一句。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林云。解加人惡許二句。○浦云。

詞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

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

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

能受盡言。必不怒。怨。○浦云。妙以善人替換有道

大段為大激筆力雄

文選

韓文

五

楚材云。有收拾。山陽云。就或者最。後之問。即遙顧首。且字為轉。楚材云。接口斷住。山陽云。末段亦以。又云。明道二字。該。得作論之旨。又云。此答破盡言。字。

又云。兩路夾攻。愈。擊愈緊。每段皆。用一且字。故為進。步作波瀾。介軒云。引入作論。意。

礎材云照有道之士一篇關鍵

又云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回護得奸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

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許到底不肯以有道是箇好人如何泯泯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林云解好盡言三句○上數段俱責其不諫此段乃望其諫言陽子若怨而不改併善人亦稱不得何况有道之士激得尤駭舊評謂末後放一甚着謬

儲同人評大意本孟子謂蚩鼃童其理與辭醇乎醇也亦如孟子自後歐會王轉相仿效為之

林西仲評按陽城為李鄴侯所薦其始受職史稱諸及客曰夜痛飲昌黎作論城亦不以屑意其為有待而發無疑及裴延齡進用陸贄坐貶罪在不測諸諫官皆結舌城獨毅然以死爭之名震天下余以為古今諫官知

彼舉現事證之則我據經傳難之彼舉現事駁之而未段則彼我俱證解難駁恰如兩將爭雄初奇正互讓卒步馬並攻而其實精神在前段故前二段前後駁倒先砲石而後弓矢此是破堅陣之友後二段則短兵急接直虜敵之耳所以結末一駁了事也

浦二田評以詰為諷諷職也起手一段已盡後觀其善轉善拓一駁之曰宜去再駁之曰宜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金云既自欲作辨便從自承認起○林云舉進士何

待人勸必有疑於父諱疑於父諱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林云不

諱辨韓昌黎

韓昌黎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金云既自欲作辨便從自承認起○林云舉進士何

待人勸必有疑於父諱疑於父諱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林云不

履軒云倡字此未得當在他人之文不足為失唯在文公可以為瑕

楚材云此段敘公作辨之由

山陽云先出一然字安頓然後駁之妙

二田云首層引律文揭出二名嫌名作駁例案底

楚材云謂其聲音相近

二田云黜破李賀事是首層法

私意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金云不察輕輕

定此案下辨因餘文也和者皇甫湜曰子與賀且

轉更唱之也林云俗見可笑

得罪金云作辨之由看子與賀句字在賀字上又

於過不辨愈曰然金云先用一然字接住下方起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金云釋畢是也

言釋者是也林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雨丘與蒞之類金云未然者也

出曲禮謂之律者疑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

律文此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

破不犯諱此章法金云賀父名進肅律尚不偏諱

今賀父自名晉肅律豈諱嫌名乎只此是正辨畢已

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得冷

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妙甚

辭甚戲其旨甚辣林云不舉進士尚得稱個人不

得為人當作何物駁得好笑已上言賀不當以父

嫌名夫諱始於何時金云提筆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林云如克昌

偏諱二名林云不言在二語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禮之類亦有所不諱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周行周公之禮者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

也於祖嫌名不諱金云此引

周公孔子最似拉雜不整不知其周公只是一句孔

二田云康王以下皆類及之俱舉一字名則破嫌名而二名在內矣

因相傳之言作說也不當強生別解

始制諱作諱法是實不然也但此篇

履軒云相傳周公宗

諱立教推周孔為

山陽云青天霹靂確士云對流俗人言正須出以詼嘲

東涯云如騏期杜度姓與名其音相近為子者欲諱其嫌名則亦須諱姓此理之所無嫌名不諱之一證

二田云三層則援据國典特借漢引八耳

楚材云謂徹侯為通侯之類

二田云今字本層之主

山陽云一篇勢將盡忽起奇筆

二田云幻出宦妾伏後折辨

楚材云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宦妾諱嫌名

承上極有勢確士云摠束上三段

二田云看總束始信予前列三層有斷制繳李賀法脈

清介軒云收前意極辨

山陽云急言竭論以緩勢受之二矣字宜冷聲讀

又云文勢一傾一倒乘勢回旋為結如風捲落葉

介軒云奇甚愈轉愈緊而愈不窮二田云篇終抽周

○二句言傳習周公孔子之教亦有所不諱者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

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

其嫌者乎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金

但不諱亦有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

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金云又一樣辨○林云未檢今上章及詔

不聞諱許勢秉機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

也金云又一樣辨○林云章表疏惟宦官宦妾金云

出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此一轉最高罵得

項人金云還他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金

要察者細察也已上拉雜輾擲而下至此又毅然

耳非士君今考之於經林云收上文引質之於律林

子所宜學東稽之以國家典林云收上文漢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林云已上層層引証翻駁總言

賀當得舉進士代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林云收上轉二今世之士金云唱不務行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金

以文為戲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金云忽然帶

曾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妾金云以文為

戲以文為樂

孔聖賢與宣妾下賤作披駁波瀾語諧而義莊勝處在此

山陽云以文辭論諱辯在評臣上數等矣

楚材評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鬱顯快反反覆履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二田評文凡層波排比謹為疏畫詳明評者但曰又一層又一波而不析其節段則作者讀

者沿流何底睡町何尋

謝疊山評者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來

儲同人評流俗溺惑非危言莊論所能破也父名仁來知此者蓋寡

金聖嘆評前幅看其層疊扶疎而起後幅看其連環鈎股而下只是以文為戲以文為樂

林西仲評李賀以父名不舉進士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之從來無此諱法在賀豈有不知之者無奈何唐俗已成亦禹適稷國祖身而入之意目黎此辨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末復以二聖一賢與官官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無不皆其絀繆甚哉

山陽云鏡刻斬絕四字可以評此文二田云據說苑舉案

又云不可戲乃封兩言拈駁釋大典云當不當設兩端辨之

又云上正說此反說如是文不餽餉乃字可看

桐葉封弟辨

柳河東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

弟叔曰以封汝周公八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金云引文○林云吾意不然金

一句斷其無此事林云緊接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

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金云不當封耶周公

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

又云言地與人用
二以字亦可看
山陽云已自己也
當連下句讀

二田云此就成君
戲言駁

大典云不幸二字
舉而二字語備

山陽云柳州此等
處見其膽識豈庸

儒所及是柳州所
以與韓爭雄

楚材云此段方是
正斷嚴及不留餘

漏下乃就周公身
上只起再作斷

二田云此段申論
理勢不黏桐封事

更其通識
變江云束縛數句

得為聖乎。此是正理正論。○金云、二駁、且周公以王

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節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金云、三駁、○三駁

以下俱從天子不。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節設未

得其當。○林云、當字、應。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

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金云、不惟至。若戲而必行

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林云、遂、成也。○轉尤妙。○吾意

周公輔成王。○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

林云、大中、應。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金云、至言妙道

有素、不必俟。其有。又不當束縛之。○林云、使、馳驟之。林

必行。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金云

林云、制之太急。使不可從。勢必至於敗。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金云、至言妙

束縛馳驟之事。不但不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七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金云、一句結。○林云、或曰

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事。左傳自有明文。○林云、見其

非周公之事。○以。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

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

儲同人評。○奇正相生。史佚明載。史記翻實

儲同人評。○奇正相生。史佚明載。史記翻實

楚材云正結一段
二田云不可信撤
得老

又云借史記出路
楚材云結束有不
盡意。不指定史佚

妙。二田評案內不可
戲乃封五個字。拈
作辨眼。盡之矣。後

片論不可尤深。在
陸言疎賤而責其

君以家人所不堪
蓋隱指伊川詞哲
宗事○愚意前史
中如桐封等直宜
斷之曰無
楚材評前幅連設
數層翻駁後幅連
下數層斷案俱以
理勝非尚口舌便
便也讓之及覆重
疊愈不厭如挑骨
變但見蒼翠

二田云一篇皆對
書葉駁

介軒云先摠駁韓
書之不是
二田云韓書云宰
相知其無他才苟
加一職榮之耳文
先駁此句作開局
苟以史下當有
官字舊脫
確士云一句截

介軒云此段駁其
避人禍
二田云此段駁韓
書畏懼不敢輕為
褒貶意○設為旁
面添詰具廣長古
山陽云是與諍臣
問其官曰諫議也

金聖嘆評

裁幅甚短而為義弘深斟酌不盡不惟文
字頓挫八妙惟處人倫之至道亦全于此

林西仲評

此篇先以當封不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
不因戲行封次復就戲上設言戲非其人
何以處之則戲不可為真也明矣然後把
天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之行
止求至當不妨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
理不但無代君掩飾其過之事亦無箝制
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為天子不可戲有
戲而必為之詞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
篇中計五駁文凡七轉筆筆鋒及
無堅不破是辨體中第一篇文字

與韓愈論史書

柳河東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林云往年韓言史事在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金云驚頭下安

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金云先

書○林云韓書云僕年志已衰退宰相哀其老窮猥
言之也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處令就功役
也賤不敢逆盛責其失職是正意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

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

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金云先

林云上是榮其號此又因榮字且退之以為紀錄者

有刑禍避不肯就金云次條尤非也林云刑天刑禍

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

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

一句皆一篇精采處

二田云回應榮號正繳廢職意

介軒云一改責其避天刑

二田云此段駁韓書人禍天刑取鑒前古之說

介軒云是正言山陽云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百性中捕此一句通體筋節皆動

天刑二句二田云或分或合或旁証極參錯之致

介軒云以下歷引諸人以駁人禍天刑之說

又云說得明快

二田云每以初轉見筆力

介軒云立論侃侃駁得退之倒

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

已耶林云設一難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

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

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林云設一難則何以

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金云次細責韓非

館下不可以避人禍而不為史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

前古之為史者金云條舉韓書然亦甚惑林云韓書引孔子

陳壽王隱習鑿齒崔浩范曄魏收宋孝王等以為作史受天刑之証凡居其位思直其

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

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

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前○段○着○着○殺○此○當其時雖不作春

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

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林云辨所引孔子范曄

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林云辨所引范曄司馬遷觸天子

喜怒班固不檢下林云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

盲不可以是為戒林云辨所引左丘明其餘皆不出此林云括

陳壽等○已上言前古之為史者原不以史故而受天刑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

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

刑禍非所恐也金云細責韓非○林云總凡言二百

二田云此數韓所云唐有天下聖賢相踵文武士不可勝數豈一人能紀而傳之等語

介軒云一筆萬籟思如搖樣

二田云不然以下至決不沉沒亦撮述韓語

又云又扣轉一筆

介軒云責備賢人固應爾爾

二田云此段駁韓所云鬼神不福慚愧不敢率爾為等語恰好收場山陽云是詩臣豈不得為善人哉之意

二田云慨嘆總收以動之暗與首段呼應

又云結尾三層如曲尾三煞筆筆斬截

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林云韓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君相文武之士不可

勝數豈一人能紀而傳之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金云條舉韓書則

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

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林云駁他人不如能紀傳之語

退之但文、家、往、復、開、合、法、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明也林云若一人肯任其事則人人不然徒信人口自然各任其事不難紀傳成書

語每每異辭林云韓書云傳聞不信同無所承受取信日以滋久則所云

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

者所忍恣也林云恣縱其自然也磊磊軒天地句亦韓書中語言最顯著者雖不沉沒但

信人口傳將來必致亂雜不一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

官守耶金云細責韓非○林云駁他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之語○已上言作史不可以一人

不能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

之之智而猶懼如此金云條舉韓書○林云韓書云草草作傳記若有鬼神將不福

人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

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

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

可痛哉金云細責韓非○林云總承上文盛稱韓公負史才而惜其不為史把二百年來大事及

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

同時君相一併扼腕沉痛欲絕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金云一收○林云勉其為

介軒云此與昌黎
諍臣論同一友朋
忠告之義而韓則
昌明博大柳則僅
傑廉悍俱各極情
盡致大家之名兩
無愧焉

二田評據原書條
駁以錯舉為結構
每一屈筆力如拘
鐵鋒不可犯此等
文非取原書對觀
惘惘猜論安得有
合處

山陽評余嘗稱韓
公諍臣論表見千
古然筆力微弱柳
論史書雖諍臣上

不啻數等

介軒云先敘作案
二田云揭寺人而
坐罪却在問字

介軒云說得守原
鄭重見所問之非
二田云先下斷後
發議

大典云一句括一
篇綱領

二田云公議博謀
皆對定問字言漸
由上長也

山陽云連下而字
所謂繳繞之勢
二田云判定

謀也金云又一收○林云駁他行且謀引去今當為

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金云又痛責○林云韓書

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金云今館中非無人後生可

畏又駁其不應為是

謝疊山評此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

儲同人評此韓柳相攻如春秋時晉楚交兵信勅敵也

歟故

金聖歎評高出雷震字字風霜柳州人物

林西仲評柳州擊定不作史不宜居館下一句作史

於不自護為唐史之慮且為天子宰相痛惜

所以深惜退之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河東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色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鞞

官以昇趙衰賢臣○林云叙舊案余謂守原政之大

者也一節○金云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

注上政之大句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

林云政何等大○此句還是寬處斷下始擒晉君切斷

而晉君擇大任二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

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金云君切斷雖或衰之賢足以

守國之政不為敗金云一曲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大典云一與一奪金云斷盡○林云寺人預政總為國害不必論其言之是非况當其時不乏謀議

之臣乎節三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金云此又橫生是倒注法亦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其可以為法乎金云看他下再橫生一豎筆態縱橫且晉君將襲齊桓

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四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

弊人之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年所以觀視諸侯

也金云筆而乃背其所以興林云謀議之臣疏跡其

所以敗金云筆力勁甚看他不甚作了語者意然而

能霸諸侯者節五以上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

册也晉文公受周襄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年烏能得其

心服哉金云純是橫生出來○林其後景監秦孝

官得以相衛鞅商鞅○林云泰以變法失政弘石弘石石顯

之者晉文公也代金云斷盡○林云滋其端所以陷後

畢嗚呼節七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公則問雖失問舉非

失舉也金云略縱○看他結時然猶羞當時陷後代

如此金云疾擒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

之哉金云意原為此一輩發却直至篇終始見○林

音佩

山陽云誠畏之矣

不得此一頓挫一

段纏繞語勢亦覺

不厭

又云得以相得以

殺二字亦法律中

以准皆各之類是

字眼也

又云誤之者晉文

公也一句如斷鍊

二田云唱嘆推宕

扼失問結篇旨

確士云無意不搜

介軒云結出正意

二田評借晉文為

授權官寺之戒狠

賤何緣上干君假之也括問字下判嚴冷得失皆失門自我開盜自我揭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介軒評宦官進人即使得當已不可為訓况問與舉又

謝疊山評 一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

兩失手文舉秦漢二事追咎文公正

金聖嘆評 不遺餘力之文全篇中多作倒注

要逼出此意來並非深文其筆力固絕似于長

林西仲評 唐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

如古藤纏老松此法吏巧詆手段蓋自韓非子悟入

朋黨論 此中出落收縱之妙故也未悉

楚材云歸重人君一篇主意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林云必不能無惟幸人君辯君子

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金云不怪朋黨只

察其類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金云先平寫一忽然側寫

以各自為類者○先提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

有之○此轉最妙○金云側寫撇其故何哉小人所好

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

以為朋者偽也○初說小人無朋又及其見利則爭先

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

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金云說盡

利等不得朋○君子則不然○疾轉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又云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山陽云小人無朋一句破天荒語楚材云側注君子立論介軒云承寫小人無朋

楚材云承寫君子有朋

介軒云收到人君大意盡此以下乃歷引以証之

楚材云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以起下六段意

又云君子一證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說盡

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金云只與提出人君

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金云只與提出人君

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善奇蹟

大治金云證一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

纓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

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金云證二

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

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

而周用以興金云證四大奇文後漢獻帝時

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綱有三君

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

悟桓靈獻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金云證五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世李德裕之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

儒之黨多小人

謂之牛李黨

謂之牛李黨

謂之牛李黨

又云君子又一證山陽云好典故何處得來

楚材云小人一證

又云君子又一證

確士云應是桓靈

楚材云小人又一證

又云小人又一證

介軒云亂流歸宗
支派井然不亂

楚材云綴上紂漢
唐三段是不能辨
君子小人者

介軒云兩兩相形
炯鑒了了在目
又云就中翻描意
議湊泊

山陽云一順一逆
文勢乃不板是化
板為活法

楚材云綴前處武
三段是能辨君子
小人者

小人者○看他一
一用倒捲之法五
莫如字尤錯落可
誦

山陽云善人雖多
一結筆力近弱

楚材評總綴治亂
興亡四字歸到人
君身上直與篇首
惟善人君句相應
介軒評提出君子
小人以破朋黨之
說胸中如鏡筆下
如刀

二田云突將君子
小人劃分兩路逼
出情字也

河曰此輩清流可披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

馬驛○金云證六、大奇文、連引數證、夫前世之主能

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

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金云奇奇看他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

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

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

也林云朋黨不足疑而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

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

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金云奇奇看他倒捲又

善繳上周與一段嗟呼夫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

者可以鑒矣君○林云又總綴治亂興亡四字

儲同人評小人無朋語間鑿焉濛自公而前未

金聖歎評最明暢之文恰甚幽細最條直之文恰

林西仲評范文正之貶公文與尹洙余靖皆見逐羣邪

道切不得不如此且有開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金云先立二句如

縱囚論

歐陽廬陵

歐文

介軒云刑戮之所必不可赦

又云承寫小人又云不可以歸死

為能行信義又云承寫君子

楚材云兩尤字最見精神

二田云掉轉題事將兩路強扭作一路

逼得情字活跳介軒云點合本題語甚雄辨

又云結上二段又筆緊

山陽云情字是一篇命根

介軒云再起一波

楚材云設一難起下本旨

二田云用德化意開擇

楚材云劈手一撲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

二田云然安知兩字却推見至隱

介軒云轉筆生姿楚材云將太宗與囚之心事一寫出深文曲筆

山陽云是老吏巧詆處繳繞纏縛使人不能脫出

二田云賊字甚辭

介軒云筆陣矯矯楚材云上以賊下

以正論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

者也金云懸指所縱之囚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金云懸指囚之自歸

壁對插看他不作一餘筆相繚繞只此四句如四壁對插林云伏下囚既縱而歸死

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還家約以自歸

以就死金云事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

必能也金云下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金云下此

豈近於人情哉金云兩箇大力一收林云就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

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

矣金云腐生必有之論不與駁出必不曰太宗之為

此所以求此名也金云妙妙不用駁語却又與劈手

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金云寫盡醜

意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

所以復來乎金云寫盡醜林云揣囚之意伏下

極全篇扼要在此勸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

之情也金云快筆辣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

心也金云快筆辣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金

非真施恩德也。下快筆，辣之甚，駁之甚。○林云：賊猶盜賊，探人之物而取之也。鳥有所謂施恩德。金

義也。○反應上文。收住。

二田云：一轉繳歸德化之說之不可通。

山陽云：反振有挽萬牛之力。

楚材云：反覆辨駁，愈駁愈快。

二田云：進進逼轉情字。

楚材云：又起一波。

山陽云：語氣辣甚。

介軒云：急下轉筆。

二田云：偶則非常不常則非情，正拖合本情斷案。

楚材云：提出常法。

三字縱囚之失，顯然可見。

介軒云：結束二語斷得截然。

楚材云：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

辭盡而意無窮。

山陽云：結處壁立千仞。

楚材評太宗縱囚，因自來歸，俱為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末以不可為常法結之，自是千古正論通篇。

雄辨深刻，一步緊一步，令無可躲閃。

處此等筆力，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

山陽評柳州有此

歐文

二

與夫知信義者哉。金云：斷盡更無不然。太宗

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

罪。金云：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金云

此又不通之論也。金云：反覆再斷，更無人可得戲翻。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

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金云：此只是戲論，然與

然此必無之事也。金云：急斷正。○林云：說至此，深

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

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

人之法乎。金云：聖人復起，不易此。○

之治，必本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金云

結出正論，恰判盡太宗。○林云：以正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敏，熟讀之。

儲同人評：縱囚一事，或一時不忍，殺之為然。其

故公直以好名責之，非刻也。善乎公之言

堯舜三王也，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于

譽。吾乃知泣罪解網，皆後世無識者妄傳

之耳。假設禹湯而為此，一近于嫗，一近於

巫，其立異干譽也，孰甚焉。

金聖嘆評：此論有刀斧氣，橫斫堅斫，

略無少怨，讀之，增人氣力。

林西仲評：歐公本人情上，勘出以賊下賊上二語，斷

盡當年上下隱衷，總是太宗好名之心所

歐文

二

簡嚴峭拔而無此
縱橫反覆三蘇有
此縱橫反覆而無
此簡嚴峭拔蘇文
往往冒頭然後入
題此文非冒頭也

春秋論

歐陽廬陵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女嬰格增段如冒與世
冒與世出春他字是冒注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浦云此篇說經人可笑如此點破真欲憤歎分論盾止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

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浦云輒加輒赦提盾傳三子說

春秋左丘明公羊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

山陽云不如是之
輕易也此非春秋
之意也此非春秋

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

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

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浦云兩面推勘以辨輒加輒赦決非

經意以上就盾言盾下將趙穿夾說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

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

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

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浦云以出穿入盾為詰春秋

之法浦云春秋之法經義之著也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

武曹云折得到
不討賊而非實弑
一說

確士云此駁去盾
費趙穿一說

不然也二次此可
知其謬傳也凡五
次結皆為末了詞
以語餘地妙

確士云此駁去盾
費趙穿一說

確士云此駁去盾
費趙穿一說

確士云此駁去盾
費趙穿一說

確士云此駁去盾
費趙穿一說

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浦云三子

之支離也。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

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

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

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

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

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

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

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

也。浦云以盾納穿以穿衡盾亦兩面推勘若曰盾不

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

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

道治人之法也。浦云再一曲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

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

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

可知其繆傳也。浦云仍折到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

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浦云據經判盾

世子突起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

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

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

確士云無意不到筆曲而達如潮水上時浦淑灣港皆滿

山陽云前段五次皆作插曳之筆欲斷不絕至此忽為問答語一語斷定筆如斷錢

筆意超忽

又言車名

卷之二

春秋論

三十三

確士云此斷許止實弑父

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浦云項接三峯盤旋別刷本段但就

傳駁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

君浦云舍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浦云判許止定

案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浦云加一難以對曰

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

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

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

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浦云數語是許止果曰

罪止不如是之刻也浦云許止文畢難者曰曷為盾復見于

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浦云此一段舉盾止總束曰弑君之臣不

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

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

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

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

山陽云口角類戰國是闢韓柳所未至以導三蘓之先是所以為歐公

文童儿色

卷之二

歐文

三十三

確士云左氏謂君氏非尹氏也

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浦云此一難統論二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儲同人評此二獄關係甚大公論出千古無冤人

浦二田評兩開分論格議俱矯其識解了當直捷可以開發心靈世徒以所言無與制舉家

經旨皆撥棄不顧信夏蟲不足與語水也

文章軌範卷之二

文章軌範卷之二

文章軌範卷之二

確士評前半論趙盾實弑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藥申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誅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

山陽評前二篇結處皆用老辣之筆

此篇語帶嘲笑乃見變化



